

卧

虎

藏

部

(11)

武俠小說

臥

虎

藏

人

王度盧著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長 篇 武 俠 小 說
臥 虎 藏 龍

每 冊 定 價

主 筆 盧 度

著 者 作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者

勵 力 出 版 社
電 報 掛 號 五 三 一 〇 九 九
劉 彙 臣

經 售 處

青 島 漢 口 北 平 天 津 蚌 埠 南 京

莘 縣 路 市 場 洪 益 巷 楊 梅 竹 斜 街 哈 爾 濱 道 國 貨 路 教 敷 營 新 明 書 報 社 青 藜 書 局 新 華 書 局 勵 益 書 店 三 山 書 局 大 陸 書 局

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

武俠長篇小說

臥虎藏龍

第四集目次

第十一回

么魔小鬼詭計鎖神龍

..... 一

怪客奇人飛行來巨宅

贖計錯尋仇竟逢鴛侶

..... 四八

第十二回

請君來入甕大快人心

冰心熱淚少婦思雛仇

..... 一〇一

第十三回

詭計陰謀老滑設陷阱



臥虎藏龍

第四集

王度廬著

第十一回 么魔小鬼詭計鎖神龍 怪客奇人飛行來巨宅

李成與羅小虎出門後，羅小虎不住嘆氣，花牛兒李成却說道：「這一點你太捨不開了，你離開了王嬌龍難道你就不做人麼？你心放寬了一點，跟我看看大蘿蔔，准保，豬八戒使飛眼，是另有一股子風流勁兒。」隨他說，羅小虎仍然是抑鬱不歡。走在大街上李成就跟羅小虎耍了一張票子，找個錢莊把銀子兌了，手裏拿着大封的銀子，搖搖擺擺穿過小巷，走了半天，方才來到一個破門板前，一推，門就開了，羅小虎還遲疑着，不肯往裏去走，李成回過頭來悄聲說：「別拘束，來到這兒的拿起點架子來，不然她們瞧不起你，打聽事情她們也不肯告訴你實話。」羅小虎挺起胸脯來，院子非常之窄，相對着的四五間小屋，窗上都浮着淡淡的燈光，李成就故意咳嗽了一聲，屋裏就有女人發話了，說：「是誰呀？姓張姓李先說一句話，別他媽屬刺蝟的，光咳嗽！」紙上浮出人影，但很模糊，李成走到屋門前，就說：「是我呀？十天來我沒來，你就不認識鄉親啦嗎？」女人說：「哦！原來是花牛兒呀？這些日你淨在哪顆樹上扒着啦？你還活着？還能認識這個門，就算不離！進來吧！」屋門一開，李成手托着銀子笑嘻嘻

地進來，羅小虎低着頭隨他的背後走入，女人一看，就「嚙！」的一聲驚叫，又笑着說：「媽喲！你來的這個人是鬼呀？怎麼這麼長的鬍子兒呀？」李成說：「這是我們虎爺，你別瞧鬍子長，這是因為他現在事不遂心，多半個月沒有刮臉，假如把臉刮了，還真是個道地小白臉呢！」說着把銀子往桌上一捧，在炕頭坐下，女人趕緊倒茶，又問：「抽煙不抽？」李成說：「我跟我們虎爺都沒有那種癮。」女人笑着說：「怎麼？姓虎？怪不得這麼虎頭虎腦的呀？」她舉起手來要摸羅小虎的臉，却被羅小虎一推，女人摔在炕上，兩隻粽子似的紅鞋故意翹起來引誘羅小虎，羅小虎却覺得從心中發出一陣厭惡，把臉一轉。女人驚訝着，悄聲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李成也悄聲說：「他是個財主，就是脾氣有點撒扭，你得耐心對付着他，他有貓兒眼。」女人點了點頭，瞧着羅小虎，就見羅小虎將身向椅子上坐，咯崩一聲，椅子幾乎塌了架，這屋子太低窄，天氣又熱，女人趕緊遞給他一柄摺扇，並順便掠了個媚眼，羅小虎仍然沉着臉，打開摺扇扇了幾下，就見扇面上寫着是「春眠不覺曉」那一首詩，上款是「紹紳老弟台教正」，下款是什麼居士，扇股子雕刻得極爲玲瓏精細，那女人還以爲羅小虎也是個文墨人，就說：「虎老爺您看這扇子頂好吧？這是我妹妹的一個相好的，一位闊少爺留下的，聽說能值一百兩銀子呢！」李成說：「你放心！就是一千兩我們虎爺也不在乎，扇壞了你的扇子，一定賠你。」女人說：「我不是怕扇壞了，我是說這把扇子的來歷，你還別拿幾千幾百來嚇嚇我，我也不是長了兩隻金錢眼，

幾千幾百我沒花過可也碰見過！」羅小虎一聽女人說這幾句話，還有點硬勁，就不由地注意了女人一眼，這才看出女人有二十來歲，並不醜，黑黑胖胖的臉兒，挺俏的身子，紫綢衣裳，綠羅褲子，頭也梳得烏黑，並帶着一對亂動晃的翠墜子。羅小虎這才喝了一口茶，問說：「你認的魯翰林的家嗎？」李成趕緊向他使眼色，女人發着怔說：「什麼？滴？……」媚笑了笑。李成說：「我了這位虎爺是來京訪友，他有位表親是西城魯翰林家的大管家，魯翰林就是……你沒……聽說九門提督玉正堂的小姐？……」女人說：「噯喲！我知道啦！你們說的是魯侍郎家呀！聽說他家上月娶的那個媳婦，一下轎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，是叫狐仙給迷住啦？」正在說着，忽聽隔壁又有女人笑着說：「你們說什麼啦？我來聽聽哪兒又鬧狐仙？」李成驚訝着說：「這是誰？」女人說：「這是我妹妹。」李成說：「原來還有妹妹哩？」女人說：「不是親的，是乾的，她比我可闊的多。」李成說：「她叫什麼名字？」女人說：「她叫翠仙，外號叫小蝦米。」李成說：「小蝦米惹大蘿蔔，倒真是本地的吃兒！來，請過來給我們這位虎爺引見引見吧！」大蘿蔔拿手捶了李成一下，就喊着說：「過來呀！這兒來了一位虎頭兒，聽見你說話，想要見見你！」隔壁屋中的女人就笑聲說：「什麼虎頭兒？我瞧見過狼頭狗頭，我還沒瞧見過虎頭兒呢！等等，讓我見見！」羅小虎的眼睛也不眨在門外，可是半天那女人也沒有來，大蘿蔔就說：「粉少擦吧！」隔壁笑着，待了一會，那屋的門響，這屋裏的門又有人開，就出現了一個穿桃紅色

衣裳，瘦臉水蛇腰的女人，可是這女人才一邁腿，她就突吃一驚，定睛向羅小虎瞧了又瞧，緊攬着她就臉色變白，嚶喲一聲說：「我認識他！那天在玉宅門口我瞧見過他，放箭射轎子就是他，他是強盜！……」羅小虎憤怒地吧的一扇子打去，女人摔倒在地，羅小虎驀然站起身，怒睜起眼睛，李成趕緊上前把他攔住，大蘿葡也驚忙躲開，連說：「別生氣！別生氣！」彎腰去換她的乾妹妹，並說：「喲！你們看看這麼好的扇子也打折了！」被打的女人站起來，雙手握着臉，哭着，往屋外就走，羅小虎也要走，李成說：「別忙！她雖認得你，可是決不敢出去給咱們嚷嚷。」又悄聲說：「給她們點錢買得她們把嘴閉住了就是了！」羅小虎却跳起來大怒說：「憑什麼給她錢？自管叫她們到外面去說！我羅小虎誰也不怕！」這時那女人站在院中哭，忽聽衙門又響，似乎進來一個男子，帶着氣憤連問說：「是怎麼回事？爲什麼哭？誰欺負了你？」那女人嬌啼着說：「屋裏，一個強盜，拿你那把扇子，打了我！……」男子立時說：「啊！強盜？在京城咱們可不怕強盜，我叫官人去！」屋中的羅小虎已推開李成，猛虎似的跳出，看見院中有個身穿綢衫，很瘦的一個男子；他掄拳就打咚的一聲，男子就縮在地下，兩個女人驚叫着逃往牆角，那男子一邊哼着，一邊爬起來。大蘿葡在那邊喊叫說：「賀大爺！您快躲躲吧！可別惹他！」姓賀的喘吁吁地說：「儘敢把我怎麼樣？我父親作過知府！我是刑部差事！南城御史是我的義兄，混蛋東西你敢在京師橫行？你姓什麼？」羅小虎一拍胸脯說：「老爺姓虎！」又一腳踢去，姓賀

的哎喲了一聲，又倒在地下，好像是被踢死了。嚇得李成跑到屋中拿了銀子，推着央求着羅小虎就走。二人出了門，李成還歎氣說：「虎爺你的手底下也太重！打他一下就得啦！何必還踢他一脚？倘或出了人命，你虎爺逃得開，我花牛兒可跑不開！」羅小虎却忿忿地說：「我恨他姓賀！跟我的仇人同姓！」李成聽了這話，不由得一怔，也不敢多問他。兩人就走着，過了大街，又穿進小巷，羅小虎在前，李成在後，忽然李成覺得身後有人一推，他摔了個馬扒，把一封銀子拋在地下了，他「啊呀」一聲，前面的羅小虎回頭問說：「怎麼啦？你連走路都不會！」李成說：「不是不會，是，不知誰從後推了我一下！」羅小虎吃了一驚，四下一看，澹澹的月華照着深巷及兩旁黑黝黝的牆屋，並無人影，他就不信，說：「胡說！你是沒有見脚下的石頭！」李成扒在地下亂摸，說：「石頭，連我剛拋在地下的銀子也沒有啦？哎呀哪兒去啦？我就覺着有人推了我一下，可沒有看見有人從地下搶銀子呀！」羅小虎又四下看了看，便說：「沒有的話！」回身過來，彎腰向地下看了看，地下雖浮霧一般的月光，可是是要想找個東西也很難。李成就由腰間抽出一口短刀來，把胸挺起來，悄聲說：「一定是有毛賊，我在這兒等着，虎爺你回去拿火，順便帶件傢伙來，咱們那屋子房樑上頭藏着一口撲刀，劉泰保也不讓告訴，你快拿來，假若拿了火來在地下照不見銀子，那就是有人在暗中跟咱們作對！」羅小虎聽了這話，回身就走，少時來到了積水潭，順着岸往北，走到破牆前，他心中忽然生了個主意，就不去推門，先扒着牆窟窿往

裏去看，見東屋中有燈光，知道是有人回來了，他就先脫下了鞋，悄悄地越過牆去，落地無聲，只見東屋中人影幢幢，正有人說話，雖然聲音不大，可是悄悄走近前，側耳向窗也能聽清，只聽屋中的人說：「無論什麼衙門全部打聽不出，這事可有多麼怪？紅臉魏三莫非跟她有仇勾結了人，假冒官人？把她拿車拉到別處去害死了，」羅小虎吃了一驚，心說這是誰叫人捉了去啦？又聽是楊健堂的聲兒，說：「我想許是玉嬌龍這些日就沒離開北京，今天有人自保定來，說的什麼龍錦春，那許不是她，她這些日大約都住在紅臉魏三的家裏，魏三日久生了壞心，就串通了官人把她捉去，大概……」說到這裏楊健堂忽然把話止住，羅小虎覺着不好，疾忙飛身上房，屋中的楊健堂已然提刀出來，羅小虎跳到了外面往西跑去，跑了不到百步，就撞到一個人的身上，這人哎喲哎喲的倒在地下，說：「虎爺咱的銀子真是丟啦！你走後不知哪兒來了一個人，將我連打了兩個嘴巴，踢了一腳，那一腳踢得很厲害！」羅小虎大怒，嚷嚷着說：「我去看看！」不防此時劉泰保與楊健堂一齊趕到，劉泰保把羅小虎抓住，說：「原來是你呀？你在窗外偷聽着，你可跑什麼呀？」羅小虎裝作發怔說：「我沒偷聽！」又說：「咱們快走！那小胡同裏有賊人，搶去李成五十兩銀子，還打了他！」劉泰保驚訝着說：「憑李成他還有五十兩銀子？」李成哎呀哎呀的說：「是真的！虎爺的銀票，今天才換的，我們上大蘿蔔家裏沒花了，就回來走到那條胡同被人推了一個跟頭！」劉泰保把刀一晃，說：「走！你帶着我到那胡同，我替你找找銀子，我看看

是什麼人？」又向楊健堂說：「大哥！你把虎爺弄回去！」羅小虎却說：「你一個人去哪行？我去幫助你！」劉泰保帶着李成往西去了。楊健堂却把羅小虎拉住，說：「你跟我回來，我還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呢？」羅小虎說：「大哥你就在這兒說吧！這旁邊又沒有人！」楊健堂遂用很小的聲音說：「事情老瞞着你，老把你看守在屋裏，我也覺着不對！」羅小虎說：「可不是！這樣看着我，還不如我坐監呢！」楊健堂用手一按他搖起來的胳膊，說「壓聲！聽我細細告訴你！這也難怪劉泰保，他是因知你的脾氣凶莽，萬一鬧出禍來，於他有關，以後他在京城更不能出頭了，並且德五爺若曉得你你們被禍，他無力援救，必定更爲難受，德五爺爲你家早先慘禍，十分義憤，他的兒媳本來不信你是他的哥哥，並且因你傷了文雄，她很恨你，因德五爺揣度情理，知道沒有錯，你確是楊門之子，所以夫婦連日對兒媳鬭解，我那女徒弟已有幾分相信了今天還哭泣了一場，文雄的傷雖還好可是他也不念舊惡今天他說：「無論你幾時晚上有工夫，可以到他家中與他談一談，德五爺並叫我勸你，楊豹早死，只有你是楊家的根苗，你應當以身體爲重！」羅小虎聽到這裏，不禁像咳嗽似的發出一陣悲聲，楊健堂又說到玉嬌龍，把劉泰保所知道的玉嬌龍被捕之事，全都細細告訴了他，並說：「今天德五爺派人到南城去探聽，全都不知此事，可見此事很重大，咱們得慢慢的想辦法，不可鹵莽，不過我敢保玉嬌龍如果真是落在衙門的監中，她必無性命之憂，因她並不是殺人的兇犯，滾馬的強盜！」羅小虎頓腳長歎了口氣，劉泰保從西邊罵罵

咧咧地回來了，說：「他媽的那個賊知道我劉泰保來了，就不敢露面兒啦，什麼東西！虎爺你也太疏忽，五十兩一包銀子怎能交給花牛兒？這傢伙還靠得住？」楊健堂趕緊走過去兩步攔住劉泰保，叫他不要大聲嚷嚷，遂一同回到破牆裏，進了屋，李成是心疼那些銀子，雙眉掙得跟繩子似的，又因為後腰疼，就睡在炕上，劉泰保是又罵了一陣，就幫助楊健堂勸羅小虎。羅小虎臉色陰慘得像要下大雨的天氣，兩隻眼睛凝滯着，一句話也不說，楊健堂勸他的話，他都點頭，劉泰保又笑着說：「反正玉嬌龍就是再出來，來到咱們這屋裏，她也未必再理虎爺了，因為虎爺太沒出息，官既作不成，仇也至今未報，迎娶的那天還幹了件太丟人洩氣的事給了她個大難堪，我要是她，我也不能理你了。天下何愁無美婦人？你也太想不開！俗語說：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嫖，嫖不如摸不着，莫非你專愛這摸不着的滋味嗎？」羅小虎搖頭，緊閉着嘴，由鼻孔裏長長地出氣。忽聽門外有細碎的脚步聲，楊健堂疾忙攔住劉泰保的話，站起身來向窗外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外面有人回答說：「是我，大哥您也在這兒啦？」門一開，進來的是青襖兒紅褲子，滿面帶笑的蔡湘妹，腹部已顯然的隆起了，羅小虎却覺着分外慚愧坐立不安，蔡湘妹還笑着叫了聲羅大哥，遂一拉她丈夫的胳膊，說：「快回家去！」劉走保發怔問說：「什麼事？你先說明白啦。」蔡湘妹的神色有點緊張，就壓着聲，指手劃腳地說：「你剛走不大會，我正在院跟得祿嫂說閒話兒，就有人拍門來找我，我出門一看，原來是俞秀蓮！」劉泰保興奮着說：「啊！她老人家

來啦！」蔡湘妹盪着腿兒坐在炕頭，花牛兒李成趕驢爬起來說：「二嫂子您好啊！」蔡湘妹點點頭，又接着指手劃腳地說：「不但俞秀蓮來啦！孫大哥也來了，聽說還有李慕白！」劉泰保晃着身子說：「哦！那我可得去會會！」蔡湘妹說：「他們是今晚才到的，李慕白不知是住在哪兒，孫大哥是回泰興鏢店去啦，俞秀蓮是我留下住在咱們那兒啦。」劉泰保說：「正好！我這些日又不敢在家住，她給你作伴，我也放心！」蔡湘妹說：「人家不能在這兒長住，人家這次來第一是爲德大奶奶報仇之事，第二是爲來找玉嬌龍，原來玉嬌龍確實是離開了北京一次，她還帶着個丫頭，帶着隻貓，男不男女不女的改名爲龍錦春，在外邊胡鬧了有一個月，無惡不作，跟李慕白就爭鬥了三次，末後她到鉅鹿縣遇見了俞秀蓮，人家本來把她誘到家裏，跟她很好，可是她蠻不講理，跟人家也翻了臉，俞秀蓮，李慕白，孫正禮，三個人一齊戰她，會沒把她抓住，她到底是跑了！」羅小虎聽到此處奮然而起，說一聲：「好英雄！」劉泰保看了她一眼，又聽媳婦蔡湘妹說：「大概她是由那兒就逃回北京，可是就上了紅臉魏三的當，我看她是一時大意，不然怎麼大江大海都闖來啦，一個小河溝子會把她淹死？」羅小虎又憤恨。蔡湘妹又說：「俞秀蓮的主意現在就是：如果玉嬌龍是被紅臉魏三害啦或是賣啦！」劉泰保說：「誰能賣她？也沒有人敢買呀！」蔡湘妹說：「那俞秀蓮就要救她，救了她可不能放她走，得把她送回她的娘家。如果她是真被衙門給捉了去，那俞秀蓮說是活該，她在外面太惡了！真比強盜還兇，應該該有人懲

罰她！」羅小虎聽到這話，緊緊地握拳，要開口爭辯蔡湘妹說：「反正無論如何，由明天起得大家一齊着手，必得探出玉嬌龍的下落，生死存亡，跟那口寶劍到底是落在何人的手內，才算完！」劉泰保擺手說：「好了！」又向羅小虎個：「虎爺你聽見了沒有？現在李慕白俞秀蓮都已來到，可以稱得起是七龍八虎會京城，不到三五日玉嬌龍的下落必可探出來，那時是救，是不管，自有十全的辦法，反正用不着你這頭虎再出頭啦！」羅小虎搖頭說：「我不出頭！」劉泰保說：「可是我對你還不能放心！」向楊雙堂說：「大哥跟你兄弟媳婦見俞秀蓮商量去吧！我還得在這兒看着虎爺！」羅小虎哼哼一聲冷笑說：「你看着我，濟得了什麼事？我本就不想走，因為還沒到我要走的時候呢。到我一定要走的時候，無論你們誰攔我，也是不行！接着又長歎了一口氣，他上了炕又去拿刀使着力去削竹子，劉泰保向李成追問出來，剛才他們怎樣到大蘊荷家裏去的，怎樣羅小虎跟那姓賀的打了架，怎麼走在胡同裏又被人奪去了銀子，劉泰保就說：「這樣看來那小賊也許真不是小賊，咱們倒得提防着他點。來這件事交給我，只要他敢再來，我就給他個虧吃！」當下他又手提單刀出去巡查一過。回來，見花牛兒李成跟羅小虎都躺在炕上睡着了，他自己由桌上取酒獨飲，酒本來沒釀了多少，連一口也不够，但他喝到口中，覺得舌頭一陣發辣，倒勾起愁來啦，心說：不行！玉嬌龍永遠不犯案，下落永遠不明，我就永遠不敢在人前露面兒，因為街上都認定是我串通了小狐狸把玉小姐拐跑了，這個冤我怎樣才能洗清？再我劉泰保爲什麼好

裏去看，見東屋中有燈光，知道是有人回來了，他就先脫下了鞋，悄悄越過牆去，落地無聲，只見東屋中人影幢幢，正有人說話，雖然聲音不大，可是悄悄走近前，側耳向窗也能聽清，只見屋中的人說：「無論什麼衙門全部打聽不出，這事可有多麼怪？紅臉魏三莫非跟她有仇勾結了人，假冒官人？把她拿車拉到別處去害死了，」羅小虎吃了一驚，心說這是誰叫人捉了去啦？又聽是楊健堂的聲兒，說：「我想許是玉嬌龍這些日就沒離開北京，今天有人自保定來，說的什麼龍錦春，那許不是她，她這些日大約都住在紅臉魏三的家裏，魏三日久生了壞心，就串通了官人把她捉去，大概……」說到這裏楊健堂忽然把話止住，羅小虎覺着不好，疾忙飛身上房，屋中的楊健堂已然提刀出來，羅小虎跳到了外面往西跑去，跑了不到百步，就撞到一個人的身上，這人哎喲哎喲的敵在地下，說：「虎爺咱的銀子真是丟啦！你走後不知哪兒來了一個人，將我連打了兩個嘴巴，踢了一腳，那一腳踏得很厲害！」羅小虎大怒，嚷嚷着說：「我去看看！」不防此時劉泰保與楊健堂一齊趕到，劉泰保把羅小虎抓住，說：「原來是你呀？你在窗外偷聽着，你可跑什麼呀？」羅小虎裝作發怔說：「我沒偷聽！」又說：「咱們快走！那小胡同裏有賊人，搶去李成五十兩銀子，還打了他！」劉泰保驚訝着說：「憑李成他還有五十兩銀子？」李成哎呀呀的說：「是真的！虎爺的銀票，今天才換的，我們土大蘿蔔家裏沒花了，就回來走到那條胡同被人推了一個跟頭！」劉泰保把刀一晃，說：「走！你帶着我到那胡同，我替你找找銀子，我看看

是什麼人？」又向楊健堂說：「大哥！你把虎爺拉回去！」羅小虎却說：「你一個人去哪行？我去幫助你！」劉泰保帶着李成往西去了。楊健堂却把羅小虎拉住，說：「你跟我回來，我還有許多話要跟你說呢？」羅小虎說：「大哥你就在這兒說吧！這旁邊又沒有人！」楊健堂用很小的聲音說：「事情老瞞着你，老把你看守在屋裏，我也覺着不對！」羅小虎說：「可不是！這樣看着我，不如我坐監呢！」楊健堂用手一按他搖起來的胳膊，說「壓聲！聽我細細告訴你！這也難怪劉泰保，他是因知你的脾氣兩莽，萬一闖出禍來，於他有關，以後他在京城更不能出頭了，並且德五爺若曉得你你們被禍，他無力援救，必定更爲難受，德五爺爲你家早先慘禍，十分義憤，他的兒媳本來不信你是他的哥哥，並且因你傷了文雄，她很恨你，因德五爺揣度情理，知道沒有錯，你確是楊門之子，所以夫婦連日對兒媳鬬解，我那女徒弟已有幾分相信了今天還哭泣了一場，文雄的傷雖還好可是他也不念舊惡今天他說：「無論你幾時晚上有工夫，可以到他家中與他談一談，德五爺並叫我勸你，楊豹早死，只有你是楊家的根苗，你應當以身體爲重！」羅小虎聽知道裏，不禁像咳嗽似的發出一陣悲聲，楊健堂又說到玉嬌龍，把劉泰保所知道的玉嬌龍被捕之事，全都細細告訴了他，並說：「今天德五爺派人到甬城去探聽，全都不知此事，可見此事很重大，咱們得慢慢的想辦法，不可鹵莽，不過我敢保玉嬌龍如果真是落在衙門的監中，她必無性命之憂，因她並不是殺人的兇犯，滾馬的強盜！」羅小虎頓腳長歎了口氣，劉泰保從西邊罵罵

有人住，一個螢火蟲那小的光亮都沒有，他心說：淨在房上走來走去，跟貓似的，什麼事也辦不了，我得下去，先設法找着他們新回來的那位大小爺住在哪屋，那才是漂亮辦法。於是他將身向下一跳，不料脚下重了一點，發出點響聲，就聽東屋裏有人使着聲兒咳嗽，他嚇了一大跳，趕緊溜到南房簷下，蹲着，心中罵着自己「飯桶」停半響，再不見有什麼動靜，他就慢慢地直起腰來，側耳向窗裏去聽，原來屋內一點聲響也沒有，他心說：怪呀！莫非這屋裏沒有人住？他輕輕地伸手去按門，見卻沒有鎖着，也沒安着插關，此時忽聽前院敲着梆子，聲音很脆，似是打更的人往這院裏走來。他大吃一驚，急忙拉門避到了屋裏，屋裏「咕嚕咕嚕」一陣亂響，又聽「拍查」！大概是一隻碗掉在地下摔碎了，嚇得他毛髮悚然，抽出短刀又聽有老鼠的聲兒唧唧的叫，四周圍一股油煙氣味，原來這裏是廚房，沒有人在此睡覺，耗子可倒不少，劉泰保伸手向前去抓，抓了半天，忽然把手指燙了一下，原來是摸到個熱水壺上了，心裏又罵了一聲，掏出火摺子來，點着了一抖，屋中的火光一閃，一切的櫃台櫥櫃，地下被耗子撞下來的一隻破碗，全都映入他的眼簾，但更聲愈近，他疾忙將火摺用腳踏滅，蹲下身却聽打更的人已來到這院裏，就把梆子「邦邦」的敲着，劉泰保心說：不好！萬一這傢伙鬧出察火摺子上的松香味兒，他要撞進屋來，那可糟糕！殺傷了他就是一場人命，不傷他我可又跑不了！於是將刀和火摺全都收在腰間，却由案案子上抄起兩隻鐵鍋，一手拿一個，預備只要有人撞進這廚房來，就迎頭給一鍋，再進來一